

梦神

天底下没有人能比得上奥列·路却埃，能说很多很多的故事——真的，他能讲很多的故事呢！

傍晚的时候，小孩们都很听话的，有的孩子围在桌子旁，有的坐在椅子上。奥列·路却埃这时来了。他悄悄地走上扶梯，然而他没穿鞋，只穿着袜子在地上踩着，他轻轻地把门打开，将新鲜的牛奶洒了一点点在小孩的眼睛里——只是很少很少的，一点点。但是这已经无法使孩子们的眼睛睁开。于是，小孩们就见不到他了。他悄悄地走到小孩的身后，在他们的颈上轻轻地吹了一下，然后他们的小脑袋就觉得迷迷糊糊的。对呀！这不可能对小孩有什么危害，奥列·路却埃是最疼爱这群小家伙的。他只想让他们清静一点，而那只有让小孩睡在床上时，他们才能做得到。他只要让小孩清静以后，就开始给他们讲故事了。

小孩已经睡着了，奥列·路却埃在孩子们的床边坐下。他穿着一件丝绸料子做的上衣，上衣十分美丽。而衣服是什么颜色，这真说不清，而要看他旋转的方向才能知道有时候是红色，有时候是绿色，有时候是蓝色。他的两只手臂下面各夹着一把伞，有一把伞的上面描绘着五颜六色的彩画。他将这把有彩色画的伞打开放在最乖的小孩的旁边。让他们在整个夜晚做着甜蜜的美梦。而另一把伞，上面一片空白，什么画也没有，他将这把伞打开，放在调皮的小孩的旁边。然而这些小孩就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第二天的清早当他们醒来的时候，感到昨天晚上没做过什么梦。

这时让大家来看一看，奥列·路却埃在一周中，每晚去看望一个叫哈尔玛的孩子，并和他说了些什么样的故事呢！每一周是七个晚上，每天有一个好听的故事呢！

星期二

“你听着，”奥列·路却埃到傍晚时分，他将哈尔玛放到睡床上后讲着，“这时我要打扮一下这个屋子。”于是花盆里面的花忽然变成了一棵树，高高的树长到了屋子的天花板上又顺着墙壁向四周蔓延。整个屋子装扮得好似一个花园中立着的亭子。而那些树枝却开着很多很多的鲜花。那些花胜过玫瑰花的美丽，并且散发出甜美的清香，人们喜爱得想尝一尝它——它比果汁酱更香甜。金灿灿的水果，香喷喷的面包上点缀着葡萄干。这里多么美啊。然而这里，在哈尔玛的书桌的抽屉里，传来了一声害怕的哭声。

“这里有什么事吗？”奥列·路却埃说着。他朝桌子走去，打开抽屉看了看，只见写字板在疼痛得哆嗦。原来有一个数字的误算，影响到了总数的错误，差一点把它分散出来。那支写字板用的粉笔拴在写字板的绳子上乱蹦乱跳，好像小狗。它真想帮帮总数，可是不知从何处下笔。这时哈尔玛那个笔记本里也传来了一声悲叫声——这些喧闹声听得让人难受。在每一页练习簿上，那些大写的字母，一个紧挨着一个，列成竖行；而每一个大写字母旁边一个小字母，也一样工工整整地排成竖排，这是习字用的摹本！这些例字的旁边还排着些字母，他们自认为与那些例字一样美观，这都是哈尔玛描摹的字。然而这些字却是歪歪斜斜的，已经超出了他们所应该占据的范围。

“你们要明白，你们该怎么站。”练习摹本说，“请注意看——应该照这个杆子倾斜一点，再轻轻地转一下！”

“啊，我们很想这么做，”哈尔玛摹写的字说，“然而我们很难做好呀，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够健康。”

“你们该吃一些药把病治好才对。”奥列·路却埃说。

“唉，不用吃吧，”它们喊叫着，并立即按标准的一条直线排好队，一眼看去显得很整齐。

“对呀，这时我们不应说故事了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我应该训练他们的队列。准备，看齐。”就这样训练哈尔玛所写的字母。他们经过训练后，队列站得很直，每个字母很有精神，仿佛

就是摹本一样没有区别。然而奥列·路却埃离开后，清晨哈尔玛起床去看一看自己描摹的字时，他们仍然就是那样歪歪斜斜地躺在那里，一副懒洋洋的模样。

星■期■二

哈尔玛又睡到床上了。奥列·路却埃将房子的全部家具都洒上了那神奇的牛奶。这时每一种家具都夸讲起自己来。惟一的那只痰盂站在那里什么也没说。它在生气，认为人们都有一点自私，只想表现自己，为自己考虑，根本不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。痰盂很谦让地蹲在墙根前，任人们在它的身上随便吐痰。

挂衣柜的顶上，挂着一幅很大的画。这幅画的框架上是镀金的，而这幅画上描绘着美丽的风景。人们在画中能看到一棵很高大又古老的树，草坪上开着美丽的鲜花，旁边还有一个碧绿的大湖，它与那条河流连在一起，河水围绕着树林一周，又流经很多的皇宫，川流不息地奔向大海。

奥列·路却埃喷了一点那神奇的牛奶在那幅画上，不久，这幅画中的鸟儿，就欢快地唱起了动听的歌，那棵大树的树枝便摇摆着头，白云在天空中慢慢地移动——在阳光照射下，大家能够看见天空中云影从地面晃过。

这时奥列·路却埃把睡梦中的哈尔玛抱进画框去，然而哈尔玛只把自己的那只小脚伸向画里，直往那些高高的草丛中走去。他站在那里。阳光透过树枝，直照射在他身上，他又奔到碧绿的湖边。他走向停在那里的小船上，那是一只被刷成红色和白色的小船。它的风帆放出银白色的光芒。六只鹅的头顶上戴着美丽的皇冠，额头上戴着那棵闪烁着的蓝星星。六只天鹅拉着这只红白两种颜色的船划过这翠绿的树林——这些大树和小树们说了很多有关盗贼和巫女的故事。花朵们说了很多有关漂亮的山精、水妖的故事，还说了有关蝴蝶讲给他们听过的故事。

很多漂亮的浑身長着金银色鳞片的小鱼，围在船尾后面游来游去。它们不时飞跃出水面，传来“扑哒!扑哒!”的响声。还有很多的鸟儿，有大的也有小的；有蓝色的鸟，还有红色的鸟，它们成群结队地围在船尾后面飞舞。蚊蚋随着鸟儿们的歌声翩翩起舞，金色的小虫子还说：“啾!啾!”他们跟随着哈尔玛，并且他们每一个都会讲故事。

这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。树林里有时觉得又黑又暗，有时是阳光灿烂，鲜花盛开，好似最漂亮的公园。还有那雄伟壮丽的、用有机玻璃和大理石造成的皇宫大殿，在那阳光下站着几个年轻美丽的公主。她们都是认识哈尔玛的那些女孩们——然而哈尔玛从小与她们在一起游戏。他们每一个人都伸出手来，手上都拿着卖甜饼的妇人都能制作的最漂亮的甜猪。哈尔玛在每只甜猪旁走过时，伸手去拿，然而公主们都抓得很紧，最后都是各人一半。公主们的手上拿着的是一小半，哈尔玛拿到的是一大半。每一座皇宫旁都站着几位很小的王子，他们是在皇宫旁守卫。他们拿着金光闪闪的刀，向哈尔玛抛了很多的干果和锡兵。他们是勇敢的王子。

哈尔玛升起风帆一路行驰。他们穿过树林，路过大殿，他们有时走过热闹的都市中间。他又来到了从小带大他的乳母居住的那个都市。他还是一个小宝贝时，乳母就带着他，抱在胸口，她是那样疼爱他，保护他。他向她招招手，点点头，要她亲自为他编着那首催眠曲：“可爱的哈尔玛我是那么思念你。

当你还是小宝宝的时候，
我总是亲吻着你，
亲吻你的额头，小小的嘴唇和你那柔嫩的脸——
我可爱的宝宝，我是那么思念你!
我喜欢听你那‘呀!呀!’学语声，

但是我只能与你说一句再见了。
希望仁慈的主，在天堂上赐给你永远的快乐。
你——从天堂降临到人间的小神童。”

全部的大鸟小鸟也一起歌唱着。小花朵在梗子上欢乐地唱着跳着，很多老树也欢快地摇摇头，就如同奥列·路却埃在讲着那些美妙的故事一般。

星■期■三

哎!房子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在做着甜蜜的梦的哈尔玛也听到了大雨的声音，在奥列·路却埃打开窗子时，雨水就直接从窗台上流下来。雨水使房子的外面形成了一个湖，然而竟然有一条美丽的小船停在房子旁呢!

“哈尔玛，你听着，你如果愿意和我坐船一起去旅游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你今天晚上就能把船开往别的国家去，明天的清晨就可以回到这里。”

哈尔玛穿上了节日的盛装。走进这条漂亮的船，天气马上就变得暖洋洋的。他俩行驶过马路，行驶过教堂。这时，在他们俩眼前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，他们行驶了那么久。然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群鹳鸟，这群鹳鸟是从它们的老家飞过来的，飞往暖和的王国里去，它们列成竖行，一个紧跟着一个地飞着。然而它们走了很远——很远!它们中间有一只飞得挺累了。它的翅膀沉甸甸的，无力往前飞，它已经掉队了，慢慢地它与队伍越离越远。后来它伸展的翅膀缓慢地往下沉。它依然顽强地坚持伸展翅膀扑腾、扑腾地飞着，可是它没能向前飞，反而往下掉，它的腿已经落到了帆的绳索上，它顺着帆往下滑，蹦!已经掉在了甲板上。

船上的侍从抓住它，放进饲养场里去，里面养着鸡鸭和吐绶鸡，可怜的鹳鸟和它们在一起很是沮丧。

“喂，你们看一看这个东西。”母鸡太太都这么说。然而这只吐绶鸡怪怪地装腔作势地对着鹳鸟问：“你是谁?”鸭子们向后走了两步，你推我，我推你地说：“说呀!说呀!”

鹳鸟向它们讲述着有关酷热的非洲金字塔，以及在沙漠中好像奔腾的野马那样跑着的鸵鸟的故事，然而鸭子们听不懂它说的那些故事。因此他们之间又相互推来推去。

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它是一个笨蛋。”

“对呀，它真是很笨。”雄吐绶鸡说着，并咕咕地叫着。

然而鹳鸟默默地坐在那里，想念着非洲以及它的伙伴。

“你那又瘦又长的腿倒挺漂亮，”雄吐绶鸡说，“请指教，它们需要多少钱?”

“嘎!嘎!嘎!”全部的鸭子都嘲笑着，然而鹳鸟好像没听着似的。

“你和我们在一起笑一笑吧!”雄吐绶鸡对鹳鸟说，这些话还有一点点幽默。“你认为是不是太庸俗了?哎!哎，它也不一定是个有学问有才能的人!我们自己一起来说说笑笑吧。”

于是这一群家伙咕咕咚咚地乱七八糟地叫着，鸭子也跟着嘎嘎地吵闹，咕咕咚咚地一片喧闹声。它们自以为很有意思，其实不成体统。

哈尔玛来到家禽屋子，把家禽的后门打开，朝鹳鸟叫着，鹳鸟听到叫声连忙跑出来，跟着哈尔玛来到甲板上，这时鹳鸟真可以好好歇歇了。它仿佛向哈尔玛点点头，以示感谢。然后它伸展翅膀，飞往暖和的王国。这时母鸡太太咕咕嘟嘟地乱叫，鸭子也嘎嘎地乱说，雄吐绶鸡的脸气得红扑扑的。

“到了明天我会把你们通通炖汤喝的，”哈尔玛说。这时他醒过来了，发觉自己仍旧睡在自己的床上。奥列·路却埃今晚为他安排的航行真有趣。

星■期■四■

“你注意听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你一定不要担心，我送给你一个小老鼠。他把手伸直，手心上放着一只机灵、逗人喜爱的小动物。“它特意邀请你去参加它们的结婚仪式，这两只小老鼠今天晚上就是一对夫妻了。它们在你母亲的食品贮存室的下面居住：那里一定是个很舒适的地方。”

“我怎样才能走进他们的那个小居室里去呢？”哈尔玛问他。

“我想个办法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我让你缩小啊。”

然而他在哈尔玛的身上洒了一小杯那种神奇的牛奶，哈尔玛立刻就慢慢地变小又变小，后来变成一个手指头这么大。

“现在你借锡兵的军服穿上。我觉得它正好适合你穿，在重要宴会一个人穿着一套军服是很潇洒的。”

“对，想得真好。”哈尔玛说。

没多久他穿上了锡兵服，像一个真正的哨兵。

“请你坐到你母亲的顶针上，”小老鼠说，“和你走在一起我感到很骄傲。”

“上帝啊！没想到会给您增添麻烦！”哈尔玛说。就这样，他俩一起去参加小老鼠的结婚仪式。他俩走到地底下的那条很长很长的地道里，那条地道的高度，刚好能让他俩拖着顶针穿过，他俩用火柴照明走完了这条地道。

“你闻到了香味吗？真香啊，”小老鼠托着顶针，同时说，“这条长地道都是用烤肉皮抹过了，啥也比不上它好。”

这时他俩已经到了将进行结婚仪式的那个大厅旁。老鼠夫人们全部站在大厅的右边，她们相互都说着悄悄话，有的在微笑着，她们在那儿寻找乐趣。老鼠男士们全部站在大厅的左边，他们用手触摸自己的胡须。在大厅的中心，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那里，他俩站在那个吃完了的蛋糕上。他俩在全部的来客的面前相互亲昵地接吻——自然，他们早已订过亲，立即要举行结婚仪式了。

来客们一齐拥进了大厅，老鼠们可以把别人挤倒。这对新婚夫妇愉快地站在大门中间，使人们走不出去，也别想进来。就如那块地道似的，这间房子也曾用烤肉皮抹过的，闪闪发亮。就是这条烤肉皮将是它们的午宴。然而主人俩用盒子端出一颗蚕豆当点心吃。它们自己家的小老鼠在蚕豆上，咬出了这对新夫妻俩的名字——也就是他俩的第一个字母。这个“小节目”倒很新颖。

来参加结婚仪式的来宾们，全都觉得这次结婚仪式真热闹，并且款待也叫人满意。

哈尔玛还是像来时那样，坐着顶针回到了家，他可以说参加了那个上层社会的一次宴会，然而他要把自己变得那一点点大，很矮小，而且还穿上那锡兵的军服。

星■期■五

“你可没料到，有很多的成年人，他们想和我在一起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其中，那些做过错事的人，他们经常告诉我，小奥列，我们不能闭上眼睛，一个通宵睁着一双眼睛睡在床上。看到自己过去那些可耻的行径——那些行径就像凶恶的夜鬼那样，整夜坐在我们睡的床边。向我们的周身泼着滚烫的热水。你去把他们撵走，让我们也睡一次好觉吧！他们那些干了坏事的人长长地叹着气，我们会给你报酬的。再会了，奥列。我们把钱放在窗台上。可是我不是因为有钱给我，才给你们去做的。”奥列·路却埃说。

“今天夜里我俩干什么呢？”哈尔玛问。

“是呀！我不清楚今天夜晚你还愿不愿意再去参加一个结婚仪式。这次与昨天有区别。你小妹的一个大玩具——他很像一个大男孩。取名叫赫也曼——要与那个名叫贝尔达的玩具成

亲，并且今日也是这个玩具的生日。他们已经收到了那么多的礼物。”

“对的，我已经清楚这回事，”哈尔玛说，“任何时候，当这些玩具想有一个新衣服，我那小妹会给玩具庆贺一番，或主持一次结婚仪式，像这样的活动已经做过一百遍了。”

“对呀，然而今晚是第一百零一次的仪式，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，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仪式了。所以最后一次的结婚仪式是一次很豪华的晚会。你这一次应该去。”

哈尔玛往桌子上看去。桌子上有一栋用纸糊的屋子，窗户里有灯光，屋子外面的锡兵全都在行军礼，这一对新人坐在屋子的地板上。挨着桌腿靠着，好像在考虑什么，然而他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理由。奥列·路却埃这时拿着祖母的黑裙子穿在他身上。特意来主持这次结婚仪式，在仪式结束的时候，所有的家具都唱着一曲欢乐的歌——歌曲是那支圆珠笔为他们创作的。随着士兵们伴奏的鼓声，唱起那优美的歌。

“我们的歌声好似那飘过来的风，
吹到了这对新人的新房中；
他们站立着像树一般的挺拔，
他们全是用手套的皮子制成！
欢呼啊！欢呼棒子和皮料！
我们在风吹雨打中向这对新人恭贺！”

接着他们接受礼物了——但是他俩回绝了一切食品。他们决定以忠诚的爱为精神食粮而生活在一起。

“我们度蜜月去乡村呢，还是去外国旅行呢？”新郎问新娘。

他们向燕子征求意见，因为燕子最喜欢旅游，燕子介绍了很多有关南边的事情。那儿是美丽的温和的王国，熟葡萄一串串地很沉沉地挂在葡萄架上。那里的空气挺暖和，那儿的群山散发出的光环是我们不曾见过的。

他们还去请教了以往会生孩子的母鸡奶奶。

“但是那里没有我们这地方的好油菜。”母鸡奶奶说，“那一年的夏日，我带孩子们来到乡村，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沙洞，我们在那里可以随时出入。到那里扒土，我们被允许走进那个绿油油的油菜园地。那里一片翠绿，我还想不出有什么样的东西比得上它。”

“然而这把油菜梗与那把油菜梗却不是一回事？”燕子说，“主要是这里的天气不好！”

“大家会慢慢适应这里的气候。”母鸡奶奶说。

“这里的天气很冷，经常冰冻。”

“这样对油菜的生长很好！”母鸡奶奶说，“我们这里的气候也有温暖的季节。记得几年前，这里发生过长达五周的夏日吗？那样的高温天气很难受，我呼吸很艰难。然而我们这里没有带毒的动物，更没有强盗。我们的家乡多好啊，多么富饶美丽啊，我们不允许别人说我们国家的坏话，否则就是一个坏蛋——那样他不应该在这里住着。”母鸡奶奶说着哭起来了。“我过去旅游过，我那时在一个鸡笼里行走过一百多里路，我感到旅游又难受又不快乐。”

“对的，母鸡奶奶是个明智的老人，”玩具贝尔达说，“我认为到山村去也没意思，不过是往山上爬；到山顶后又往山下走。我们慢慢散步到那沙洞去，到油菜园里去走走。”

他们俩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。

星 期 六

“这时你说两个故事给我听听。”小哈尔玛说，然而奥列·路却埃已把他放到睡床上了。

“这时我们来不及说故事了。”奥列回答哈尔玛，并将那把漂亮的花伞打开放在哈尔玛的床头旁，“你看一看这是几位中国人呢。”

那把花伞好似中国样的大碗，里面是蓝蓝的树木，有弯拱的桥，里面有灵巧的中国人，

他们站在那里点点头。

“明天我们将把整个地球冲洗得干干净净。”奥列说，“为了明天那个庄严的日子——礼拜日。我要到教堂顶上的尖塔去，安排教堂的小人，把铜钟抹干净，能让它们发出铜铃般的洪亮的声音。我还要到广阔的田野上，嘱咐风儿把草上、花儿上和树叶上的尘土扫干净。除此以外，我还有一件艰巨的任务，把天空中的小星星摘几颗下来，也把它们弄干净，放在我的围裙里。我必须记好它们的数码(并要同时记录好它们站在洞里的数码)，让它们能回到自己的家。如果弄错了。大小不一样他们会站不牢，然后变成流星，一个个地往下坠。”

“请注意!你明白，路却埃，”有一幅老画像说话了。他被挂在哈尔玛睡床紧靠着的那面墙上，“我是哈尔玛的老曾祖父，你曾给小孙子说了很多的故事，我表示谢谢，然而请你不必把他的脑袋弄得乱七八糟。小星星是摘不下来的，也不可以去抹干净。小星星只是一些球形的天体，如同我们的地球那样，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那么奇妙。”

“我感激你，老曾祖父。”奥列·路却埃接着说，“我谢谢你!你是这家的家长，也是这家的前辈。可我的年龄比你更大。我原本是一个年老的异教徒，那些罗马人以及希腊人把我称做梦神，我去过最豪华的家族。至今天我仍旧经常去。我明白怎样接待最高贵的人和低微的人。这时轮到您讲自己的故事了!”然后奥列·路却埃拿着自己的花伞走了。

“哎，哎!这是什么时代，发表自己的看法都不能!”挂在墙上的这幅老画像说出了这些怨言。这时哈尔玛醒过来了。

星■期■日

“晚上好!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哈尔玛点着头，他立即跑过去，将老曾祖父的画像换了一个方向，以免发生昨天那样的事：多嘴多舌。

“今天你说几个故事听听吧!有关生长在一个豆荚中的几颗青豆的故事，有关雄鸡向雌鸡求婚的故事，有关那支自以为是的缝纫针认为自己是缝衣针的——那些故事。”

“好事情接受的多了，有时也会厌烦。”奥列·路却埃说着，“你明白，我让你看一件东西吧!让我的弟弟与你认识一下。他也叫奥列·路却埃。然而他访问人们不会有第二次。每次他出现时一般是把相遇的人放在马背上，给他讲故事。他只会说两种故事，一个是世界最动人的故事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无法估计到;另外一个是很恐怖的故事——所以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。”

然而奥列·路却埃把小哈尔玛扶到窗子前说：“你马上就能与我弟弟见面了——同样叫奥列·路却埃，也可以叫他‘死神’!你应该清楚吗?他不像别人描绘的那样，是一个骷髅头，那骷髅只是他衣服上的用银白色的红线绣成的徽章。他的衣服是最漂亮的骑士服，在他身后以及马背上飘动着的黑色的绒做的风衣。他骑在马上奔驰着!”

哈尔玛看着这一位奥列·路却埃骑马奔驰而过，看到他把青年人还有老年人背着放到自己的马背上，有的人被放在他的前面，有的人被放在他自己的后面。然而他总是首先发问：“你们的阎王簿是怎么通知的?”那些人高声说：“挺好。”他于是说：“行呢，我还是自己看一看吧。”然后人们一个个将自己的阎王簿的通知单拿给他看，单子上写上“挺好”和“最好”的都坐在他前边，听着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单子上写着“可以”“即可”的人，只能坐在他的背面，听着那个恐怖的故事，坐背面的人，浑身哆嗦，高声哭叫，他们挣扎着要下马，但是不行。因为他们已经和马连在一起了。

“然而‘死神’还是一个很逗人喜爱的人，”哈尔玛说着，“我不会害怕他的!”

“你并不必害怕啊!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你只须每时每刻关注你的阎王簿上的评价是很好就可以!”

“是吗，这很有意思。”老曾祖父的像在叽叽咕咕地说话，“我提一点看法还是起了作用啊。”

这时他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。

你们知道，这些都是奥列·路却埃的故事，今天晚上他还会跟你说很多的故事。